

試論李頎交往詩之人物形象與史料價值

李建崑*

摘 要

所謂「交往詩」，涵蓋酬贈、唱和、贈別，及文人間往來交涉各類型詩篇。在李頎八十多首交往詩中，以酬答、送別數量為多。

李頎在寫作交往詩時，有別於一般詩人之著重抒情、敘別；李頎喜描述往來友人之獨特性格、超凡襟抱與特異行徑，而且敘、寫兼行，富於典型義意；在人物形象描述方面，頗有特色。

通過本文考察，李頎之交往詩，以酬贈狂狷之士，最為突出。這些人物，大都生活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透過李頎巧筆傳述，形神畢現、活躍眼前。其詩友事蹟豐富、生涯曲折者，李頎更是詳細鋪敘、不避瑣碎，其人格形象，更為凸顯。

通過李頎之交往詩，吾人不但可以賞鑑盛唐人物之美，部分詩篇所鋪陳之事蹟，更有助於中國文學史家對唐玄宗開元、天寶人物之察考；從而使這些詩篇，具有一定的文學史料價值。

關鍵詞：李頎、交往詩、人物形象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Comment on the image of the personages in the Lee Chi's Association Poems and their historical value

Lee Chien-Kun*

Abstract

The so-called "Association poems" include all sorts of poems, such as the present for reward, the response, the present for send-off, and association with literati. In the more than 80 association poems of Lee Chi, most of them are as the present for reward and send-off.

When Lee Chi was writing association poems, h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oets who put emphasis on lyric, farewell. Lee Chi was fond of portrayal of the unique character, outstanding aspirations and peculiar behavior of his associate friends. It was, moreover, good for both narration and writing, and was rich in typical meaning, with regard to the description of image of personages, it had a lot of characteristics.

By means of the observation on this article, the most remarkable among Lee Chi's association poems was his reciprocation to the personages of idiosyncrasy, and most of these personages were in the Kaiyuan and Tienpao Ages of Tang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ppeared vividly in the Lee Chi's description in writing and something like their presence. Furthermore, he described his friend poetry more detailed whose excellent accomplishment, bumpy career, and so he was not afraid of annoyance that the personage's image and personality were then more remarkable.

From the Lee Chi's association poems, we may be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personages in the prosperous age of the Tang Dynasty, besides, it is good for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an to observe and study the personages in Kaiyuan and Tienpao period in Tang Dynasty by medium of the accomplishments stated in some poems. In view of the reason mentioned above, these poems have certain literary history value.

Key words: LEE CHI, association poems, image of personag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unghai University

試論李頎交往詩之人物形象與史料價值

李建崑

壹、前言

本文所謂「交往詩」，涵蓋酬贈、唱和、贈別，及文人間往來交涉各類型詩篇。此一觀念採自吳汝煜主編的《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¹在李頎八十多首交往詩中，以酬答、送別數量為多。²有別於一般詩人之側重抒情、敘別；李頎交往詩喜描述往來友人獨特性格、超凡襟抱與特異之行徑，而且敘寫兼行，富於典型義意；在人物形象描述方面，頗有特色。

李頎在仕途上，雖無可觀建樹，卻與玄宗開元時期朝野人士廣泛往來。其交往詩所述人物，形象突出，且載錄不少生活信息；在未有更多傳記資料出現前，李頎的交往詩篇，不但顯現個人生平行實，也成為考察並世人物之最佳材料。

學界對於李頎交往詩所作的成果並不多，截至目前為止，僅有大陸學者王友勝及陳麗娟兩篇短文³。在王友勝之論文中，先總述李頎交往對象，再將李頎詩中之人物形象略作歸納。此外對李頎人物形象描述提出一些看法，均有見地，值得參考。此外對李頎詩喜好人物描述之文化背景，也曾提出簡要說明，具有一定理論意義與學術價值。至於陳麗娟之論文，先檢討唐前人物詩一般特色，然後將李頎寫作人物詩之文化因素歸於：盛唐君王開明統治在社會上形成的積極向上氛圍、士人自主意識之覺醒、人物審美鑑賞能力提高等等。作者雖未提及前文，然其內容大體延續王友勝之思路。

當代對李頎詩之全注，至少有兩種：其一為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其二為鄭宏華《李頎詩集校注》（電子科技大學版社，1994年）。其中劉寶和箋

¹ 吳汝煜主編《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該書凡例云：「本索引收錄唐五代人所有唱和、贈別、懷念、訪問、宴集、諧謔、祝頌、哀挽、謠諺、酒令、應制及述及此一時期詩人之有關詩篇。有些詩題不類交往詩，然具交往性質者，仍予收錄。」本文論及李頎之交往詩，亦採此定義。

² 本文論及李頎及其友人之詩篇，兼採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及《全唐詩》所載文本。李頎詩存世124首，其中〈送東陽王太守〉末缺、〈詠張謐山水〉末缺、據筆者統計李頎之交往詩近90首。

³ 參見王友勝〈李頎中人物形象簡論〉《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1期（總第64期），頁35至38；陳麗娟〈李頎人物詩的獨創性及其原因〉《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5月（總第5卷第3期）頁104至106。

注之體例，包涵解題、句解、註釋、總評等項，文末附錄劉寶和先生對李頎籍貫、仕歷、評議所作簡短討論。此書所收李頎詩，仍以《全唐詩》為準，重要官職、人名、地名、典故都已盡力查考，句解詳贍，兼及作法，對於李頎研究者而言，十分珍貴。

筆者以為：交往詩在李頎現存詩篇中，所佔比例最高；在人物描述時，表現手法又最突出；其交往人物，大致是玄宗開元年間、天寶初期人物。不但具有人物詩之審美特質，而且兼備一定程度史料價值。有必要對其交往詩所涉議題，再作檢視。在此提出粗淺看法，就教學界方家，敬請不吝指正。

貳、李頎交往對象概述

李頎，約生於武周天授元年，約卒於天寶十載（690?-751?）⁴，原籍趙郡（今河北趙縣），家居潁陽東川（今河南登封縣東北五渡河上游）。李頎生平資料甚少，兩《唐書》無傳，事蹟僅見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及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之零星記錄。傅璇琮先生作〈李頎考〉⁵，詳細考論李頎生平、年里，其仕宦與履歷，始見明晰。有關李頎之詩歌創作以及如何正確評價李頎諸議題，筆者另有一文探討⁶，本文不再贅述。

李頎之文學活動，主要在玄宗開元、天寶之際。李頎交往之對象，見諸交往詩者，可以分為幾種類型：

首先是當時重要詩人如王維、王昌齡、高適、崔顥、皇甫曾。王維是李頎最重要之詩友，王維〈贈李頎〉云：「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翼。王母翳華芝，望爾崑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方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⁷這是王維贈李頎詩僅存一首。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謂李頎：「性疏簡，厭薄世務。慕神仙，期輕舉之道，結好塵喧之外，一時名輩，莫不重之。」⁸很可能就是根據王維〈贈李頎〉而發。

至於王昌齡，有〈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一作同府縣諸公送綦毋潛李頎至白馬寺）〉（《全唐詩》卷 140）贈李頎。至於高適，唯有〈留別鄭三韋九

⁴ 李頎生平原本不詳，聞一多《唐詩大系》曾定其生卒年為(690?-751?)，詳見《聞一多全集：詩選與校箋》（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 年版）頁 191。近世學者對此大致遵從。如陸侃如、馮沅君之《中國詩史》也如此認定。又前一年（689）孟浩然出生，同年（690）也有王昌齡、李昂之出世，由此可知李頎之年齡層。詳參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遼海出版社，1998 年版）武周天授元年。

⁵ 詳見傅璇琮〈李頎考〉。在傅氏所著《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初版，2003 年 5 月新 1 版）頁 99。

⁶ 詳見李建崑〈李頎詩析論〉東海大學中文系主編《東海學報》第 19 期（2007 年 7 月）頁 37 至 60。收入拙著《敏求論詩叢稿》（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0 月出版）頁 1 至 34。

⁷ 參見楊文生編著《王維詩集箋注》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頁 131。

⁸ 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2 月）頁 356 至 357。

兼洛下諸公》（《全唐詩》卷 213）一詩與李頎相涉，餘皆不存。高適在天寶八載，釋褐為封丘尉，行經洛陽，受到李頎等人接待，〈留別鄭三韋九兼洛下諸公〉正是答謝李頎等人之作。至於崔顥、皇甫曾，李頎都有贈詩，但文獻不足，已看不到兩人的回贈。

其次，李頎交往之詩友還有當時的狂狷、隱逸之士。例如：梁鎰、陳章甫、裴騰等人。

梁鎰在《全唐詩》中有小傳，略謂：「官執戟，天寶中人。」在《元和姓纂》、《唐語林》也有少量陳章甫之資料，是一位才高薄宦、放浪不羈之君子。至於裴騰，則是李華〈三賢論〉所稱譽的奇士。李頎結交之狷者還包括劉迅。劉迅是史學家劉知幾第五子，兄弟皆以學養知名於世，也為李華〈三賢論〉所稱譽。至於劉方平，祖上皆為大官，家族十分顯赫，卻寧願與當時隱逸元魯山往來，而且終身不仕。這些人都深具「有所不為」性格。李頎所結交隱士中，有朱處士、盧逸人、魏萬；以及退隱官員穆元林、綦毋潛。其中尤以綦毋潛最為特殊，李頎前後有七首贈詩，在往來隱士中，留存交往詩最多，這些詩對考察綦毋潛生平，極有助益。

第三、李頎好神仙道術，結交的方外之士也為數不少。其中有道士張果、焦煉師、盧道士、王道士、暨道士、王屋道士，還有高僧如神力師等。

其中以張果、焦鍊師最為突出。張果之生平，多種典籍都有記載，例如劉肅《大唐新語·隱逸》所載，大致視為仙人。女道士焦鍊師，更是如此。王維、李白、王昌齡都有詩贈。包括李頎在內，大都寫得疑幻疑真，迷離倘恍。

第四、書家張旭、畫家張謐、樂人康洽等，更是李頎結交好友中極為突出之人物。其中張旭以書法知名於世，號為「張顛」；張謐則是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載錄有案的書畫大家。李頎在音樂方面也有極高修養，其描寫音樂之詩篇，如〈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聽安萬善吹鸞箏歌〉皆為有唐詩人未見之傑作。其結交對象還包括樂人，例如康洽。康洽精擅樂府詩篇，出入於王侯之宅，廣泛受到宮女、梨園注目，是一位來自酒泉地區的音樂家，應是李頎音樂領域的好友。

第五、李頎重視官場關係，結交之對象還包括朝中權貴與其後人：如名相劉晏、高官裴寬、房琯、盧象；駙馬張垪、名相後人王寧、時無官位日後顯赫的喬琳。

劉晏曾任宰相，但李頎與劉結交時，劉還是縣尉。至於裴寬，為河南府府尹，德高位尊、不以富貴縈心，《舊唐書》有裴寬傳。至於房琯，當李頎與房琯結交時，房琯任給事中，尚未擔任宰相。至於盧象，據劉禹錫〈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云：「尚書郎盧公，諱象，字諱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驥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也是朝中高官。

權貴後人如張垪，是宰相張說之子。《舊唐書·張說傳》：「次子垪，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垪以主婿，玄宗時深蒙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垪）均兄弟受祿山偽命，均與陳希烈為賊宰相，垪死於賊中。」李頎贈詩兩首，皆作於張垪為駙馬之前，時任兵曹參軍。至於王寧，據陶

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云：「《新表》二中王氏有兩王寧，祖王方慶相武后，疑即其人。」⁹如果是王方慶之孫，則王寧也是權貴之後，但是與李頎極為投合。

至於喬琳，情況極為特殊。李頎在〈送喬琳〉詩中，謂喬琳「口不言金帛，心常任屈伸。」並以阮籍、陶潛相比附，可知喬琳未仕之前，蓋亦風流倜儻，有足稱者。喬琳在肅宗、代宗時成為顯宦，晚年受朱泚偽署，晚節不保，受刑而死。

第六、李頎尚有更多友人為州縣、使府之低階官員，例如：萬齊融、李回、郝判官、山陰姚丞、錢子、劉主簿、韓鵬、崔嬰、馬錄事等。

這類的人物最多，性格也最為突出。萬齊融，越州人，開元間曾任涇陽令、崑山令。《國秀集》卷下選錄其詩二首，在開元詩壇，也是一位名人。至於李回，李頎有兩首詩相贈，一為李回方為臨濟令之時、一為李回已成司農寺丞之後。至於郝判官，時為節度判官，雖為武人，李頎卻以晉朝山簡相比附，則其風流倜儻可知；山陰姚丞，攜妓之任，李頎以古人流風餘韻比之；至於錢子，為秦地低階官員；劉主簿，與李頎有十年之誼，名籍雖不詳；韓鵬，為臨汾令；崔嬰，初官小縣、年甫三十歲之縣令；馬錄事，則為滁州錄事參軍，一位執掌省署鈔目、監守符印的官員。

另外有些一般友人如：萬楚、朱放、相里造，以及至親好友如：從弟李墨卿、族叔李漪，也都有詩歌往還。

參、李頎交往詩之形式與表現

李頎之交往詩，仍以送別、酬寄、題贈等類型為多。詩題大多有「贈」、「送」、「寄」、「同」、「題」等字樣。李頎在詩體運用上，以五古最多，達三十三首；七古次之，達二十一首；五排再次，達十二首；五律十首；七律四首；五絕一首；七絕四首。五七言古體及排律體之內涵容量大，迴旋週折幅度寬，因此表現最為精采，成就也最為突出。

前賢對於李頎各體詩作，都有所評駁。例如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十七云：

李頎五言古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仄韻者多忌鶴膝。七言古在達夫之亞，亦是唐人正宗。五七言律多入於聖矣。李頎五言不拘律法者則字字洗練，故更有深味。蓋李七言律聲調雖純，後人實能為之；五言調雖稍偏，然自開、寶至今，絕無有相類者。¹⁰

許學夷所言「五古平韻者多雜用律體」，其實不足為病。開元時期詩家，普遍氣魄雄大，不拘聲律。尤其李頎所撰交往詩，目的更不在聲律的營造，而是在情感交流與人物描述。

⁹ 詳見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118。

¹⁰ 見明·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十七，轉錄自：陳伯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頁1025至1029。

清·周敬、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也有：「新鄉七古，每於人不經意處忽出奇想，令人心賞其奇逸，而不知其其所從來者。」¹¹之評。清·管世銘也有：「李東川七言古詩，只讀得兩《漢書》爛熟，故信手揮灑，無一俗料俗韻。」（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明·王世禛有：「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王世禛《藝苑擷餘》）之評；明·陸時雍讚為：「摩詰以下第一人。」（陸時雍《唐詩鏡》）清·周敬、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也有：「新鄉七律，篇篇機宕神遠，盛唐妙品也。」都是極為正面之評價。

前賢對李頎所作論，也不乏涉及交往詩者。例如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即提出李頎七律〈題璿公山池〉、〈宿瑩公禪房〉、〈題盧五舊居〉，認為是佳作。吳喬還提出〈寄盧員外〉、〈寄綦無潛〉、〈送魏萬〉、〈宋李回〉諸詩：「燦爛鏗鏘、膚殼無情¹²之語。」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也挑出李頎七古名篇〈放歌行答從弟墨卿〉：「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興來意氣如濤湧，千里長江歸海時。」四句，讚許為：「真善寫文士下筆淋漓之狀。」又舉〈送劉十〉：「前年上書不得意，歸臥東窗兀然醉。諸兄相繼掌青史，第五之名齊驃騎。烹葵摘果告我行，落日夏雲縱復橫。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為蒼生。」八句，評為：「曲折磊落，恣態橫生。」¹³由這些例證來看，李頎之交往詩其實也卓然成家。

就今日之角度看來，詩歌體式不斷創新，篇法頓宕變化，為李頎交往詩一大特色。有些篇章如〈聽安萬善吹鸞築歌〉、〈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崔五六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諸篇，雖有交往詩之標題，寫作重心卻已轉為音樂或圖像描述，非以傳情達意為主眼，在體式上頗有新意。

也有些篇章，在句法、結構方面，創新變化。如〈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蘇少府〉，四句一段，結構明晰。前八句為五言句，後十二句忽然改為七言句，句法變化有致。再如〈送郝判官〉之體式也是如此。再看〈送錢子入京〉，錢子應屬秦地低階官員，奉令得以還鄉，詩中不恨其去，反賀其早歸，寫法溢出常軌，由此亦可知李頎交往詩之富於創意。又如〈送竇參軍〉，雖為送別而作，卻無悲戚之感。此乃因竇參軍並非失志而歸，因此不必點染悲情、描寫悲景，全詩展現極為快意之風格。又如：〈送劉主簿歸金壇〉，起首兩句將別情一點而過，以下全寫宦遊之事。劉主簿歸鄉為官，並非遠去異鄉，因此，欣羨多餘愁愴。使這一首詩唐代在送別詩中別具一格。又如：〈送盧少府赴延陵〉，只道風物之美，而無悽惋之詞，此因盧少府並非貶官，自可優遊歲月，盧少府任所風物之美，也就成為表現中心。

再者，寫法突破陳套，著意於人物形象描述，更是李頎交往詩之另一特色。李頎之交往詩，有別於一般詩人之側重抒情、敘別；李頎的交往詩喜歡描述往來友人獨特性格、超凡襟抱與特異之行徑，而且敘寫兼行，富於典型義意；在人物形象描述方面，極有特

¹¹ 轉引自：陳伯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頁1025至1029。

¹² 崑按：「膚殼無情」似非否定語，就諸數詩內容觀之，實為讚許李頎超越世情。

¹³ 轉引自：陳伯海主編《唐詩論評類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頁1025至1029。

色。可以從〈寄萬齊融〉、〈贈張旭〉、〈寄焦鍊師〉、〈謁張果先生〉、〈送劉四〉、〈送裴騰〉、〈送康洽入京進樂府府歌〉、〈送劉十〉、〈別梁鎰〉、〈送陳章甫〉、〈宋劉方平〉、〈送魏萬之京〉、〈贈別張兵曹〉、〈送暨道士還玉清觀〉等詩，獲得驗證。以下分為數項說明李頎交往詩中對於人物形象之表現：

一、形神畢現

李頎交往詩，以贈送狂狷之士，表現最為突出。這些人物，有官員、處士、更有隱逸，都是有所不為，性格十分突出。李頎常就詩友之行為或事件細加描述，突顯其胸襟氣度，達到「形神畢現」之效果。〈別梁鎰〉一首，便是極佳之例證：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雕鶚，有志飛鳴人豈知？雖云四十無祿位，曾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二帥。一言不合龍鎮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犢鼻昔嘗挂，懷裏琅玕今在無？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遠圖。忽然遣躍紫驄馬，還是昂藏一丈夫！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峨峨滿川澤。但聞行路吟新詩，不歎舉家無擔石。莫言貧賤長可欺，覆篲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託，木槿朝看暮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滄波勿復陳，五湖山江愁殺人。（本集卷二）

梁鎰是一位性格倜儻、豪爽出群之人。窮途失志，仍如鵬鶚，氣吞斗牛。「雖云」二句緊承上意，謂梁鎰雖無祿位，亦曾在軍中執掌書記。「抗辭」四句，接敘梁鎰離軍之原委。原來梁鎰曾經因故手刃部曲，又於論兵時，觸怒二帥。其不為變亂所懼、不為權勢所屈之性格十分明顯。「一言不合」二句，寫其飄然遠引，維持英雄本色。「朝朝飲酒」以下，寫其落拓之狀。飲酒叫呼、舒洩幽憤；庭中犢鼻、放浪形骸；然而琅玕在腹，光焰猶在。「時人」以下四句，謂俗人不知，共為嘲笑。然而梁生之落拓，實因不遇，並非無能。如給與紫驄馬，供其馳騁，仍是昂藏一丈夫。「洛陽」以下四句，謂洛陽城中，天候凜冽，曉冰滿川。然而寒風雖烈，不減松柏之性。梁生猶行吟自若，不歎舉家無糧。「莫言」四句，謂世事無常，切莫攀附富貴、輕視貧賤。覆篲可以成山，槿花則朝開暮落，富貴亦當如是觀，誰曰梁生不能貴顯？「不見」二句，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人生禍福，相依相倚，由來如此。「去去」二句，言人生未必長期貧賤，然亦不宜渡五湖、蹈三江，蓋世路險惡，倜儻不羈，則將使人生愁。此為臨別所生之惋嘆。

全詩看來，梁鎰實為英雄倜儻之士，縱然生計困窘，猶桀傲不馴、豪情萬丈，其俠者面貌，躍然紙上。此所以李頎雖欣賞其人格，亦不免憂心其未來行止。再如〈贈張旭〉云：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
 荷葉裏江魚，白甌貯香秔。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本集卷一）

張旭以書法知名於世，號為「張癡」。本詩起首四句，以嗜酒豁達，總提其心性；以皓首草隸，總提其書技。時人稱乎張旭為「太湖精」，而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序草書圖〉也有「東吳精」之稱。「露頂」四句，述張旭創作之神態瀟灑、筆勢狂放。此即杜甫〈飲中八仙歌〉：「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二句所本。「下舍」四句，寫張旭窮居陋室、寒草滿庭；一無所有，猶如浮萍之無根。以下二句「左持蟹螯」、「右執丹經」、「瞪目霄漢」、「豁達無詔」是對張旭面對貧困之形象描述。「諸賓」四句，寫張旭我行我素、狂放不拘。「微祿」四句，總結張旭超群出眾，堪與蓬萊神仙安期生等流也。全詩盛稱張旭貧而無詔、狂而不僻，微祿不屑、放神八紘，其人格形象，躍然紙面。所以超越歷來有關張旭之記述，堪為張旭之知己。再如〈送陳章甫〉云：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陰長。青山朝別暮還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眉仍大顛。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皆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歎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本集卷二）

按陳章甫，《元和姓纂》、《唐語林》載有少量資料。《全唐文》卷三七三，載有〈與吏部孫員外書〉略稱：「僕一臥嵩丘，三十餘載。」《元和姓纂》卷三謂：「太常博士陳章甫，江陵人。」詩中所言罷官，或即此官。《金石錄》卷七載〈七祖堂碑〉：「陳章甫撰、胡霽然行書，天寶十載四月。」陳章甫一如李頎，屬於蓋才高薄宦、放浪不羈者，詩中寫到陳章甫虬鬚虎眉、貯書萬卷，心輕萬事，醉臥東門、空望孤雲，則狂態可知。再如〈送劉十〉云：

三十不官亦不娶，時人焉識道高下？房中唯有老氏經，櫃上空餘少游馬。往來嵩華與函秦，放歌一曲前山春。西林獨鶴引閒步，南澗飛泉清角巾。前年上書不得意，歸臥東窗兀然醉。諸兄相繼掌青史，第五之名齊驃騎。烹葵摘果告我行，落日夏雲縱復橫。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為蒼生。（本集卷二）

劉知幾之子劉迅，亦屬狂放不羈者。歷任京兆功曹參軍、右補闕。李華〈三賢論〉亦謂迅：「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李肇《唐國史補》上稱：「劉迅著六說，以探

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本詩起首二句，謂劉迅年及三十，不官不娶，時人不識其高。「房中」二句，謂劉迅居常以讀《老子》為樂，廡中雖有款段（行動遲緩）之馬，卻不常乘騎。「往來」二句，言劉迅往來於嵩山、太華、涵谷、秦中之間；放歌山野，不拘形骸。「西林」二句，緊承上意，寫其有如獨鶴之閒步西林；於南澗洗其隱者之巾；可謂風流倜儻、卓爾不群。「前年」二句，寫其上書不得意，乃歸臥東窗，兀然取醉。「諸兄」謂其兄劉貺、劉餗、劉匯、劉秩等人，相繼掌管青史。雖居第五，有如何驃騎（何進）之弟，以高情避世。「烹葵」二句，正寫離別。「聞道」二句，謂劉迅必將以蒼生為念，一如謝安之掩口而笑，終將不免為蒼生而出仕。

同為狂生，李頎於張旭、劉迅、梁鋌、陳章甫諸人分別就不同之事件，展現不同的人格型態。李頎將劉迅之不慕榮利、梁鋌、陳章甫欲仕無路、託焉以逃之人格形象，寫得極為分明。

〈送裴騰〉云：

養德為眾許，森然此丈夫。放情白雲外，爽氣連虬鬚。衡鏡合知子，公心誰謂無。
還令不得意，單馬遂長驅。桑野蠶忙時，憐君久躑躅。新晴荷卷葉，孟夏雉將雛。
令弟為縣尹，高城汾水隅。相將簿領閒，倚望恆峰孤。香露團百草，紫梨分萬株。
歸來授衣假，莫使故園蕪。（本集卷一）

按：李華〈三賢論〉云：「河東裴騰士舉，精明邁直，弟霸市會，峻清不雜。」其姓名見諸唐人記錄者，僅此一條。此詩起首「養德」二句以讚嘆語氣，稱揚裴騰是大丈夫。「放情」二句，謂行宜非仕宦中人，常能放情白雲、虬鬚爽氣，此為前句作注。「衡鏡」二句，以衡、鏡為喻，謂世間仍有公心，不愁世間無知音者。「還令」四句，惋惜裴騰有才，卻落拓不遇，遂見其匹馬長驅、無所聊賴；桑野蠶忙之時，頗憐其徘徊難行。此蓋極為憐惜之意。「新晴」二句，以景托情，不勝美人遲暮之感。藉以形容對裴騰之疼惜。「令弟」二句，言其弟身為縣尹，有高城之清譽；且與裴騰同調，施政清檢，有如恆山孤峰之值得倚望。「香露」四句，冀望其秋後返鄉，莫久宦遊，致使故園荒蕪。

本詩對於裴騰之人格氣質，有傳神描寫。如謂裴騰「放情白雲」、「虬鬚爽氣」，誠為森然偉丈夫！又敘及令弟在汾水之隅（地屬太原郡汾陽）任職，兄弟相將，同掌縣尹簿領之職，卻正直如恆山之孤峰，真令人景仰。全詩與李華〈三賢論〉之評語若合符節，正是考察裴騰之最佳資料。

二、鋪陳事蹟

在李頎結交之詩友中，也有事蹟豐富、生涯曲折者。李頎對這些詩友詳為鋪敘、不避瑣碎，頗能凸顯其人格形象。例如〈贈別高三十五〉云：

五十無產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群，不問君是誰。飲酒或垂釣，狂歌兼詠詩。焉知漢高士，莫識越鴟夷。寄跡棲霞山，蓬頭睢水湄。忽然辟命下，眾謂趨丹墀。沐浴著賜衣，西來馬行遲。能令相府重，且有函關期。僂俛從寸祿，舊遊梁宋時。皤皤邑中叟，相候鬢如絲。官舍柳林靜，河梁杏葉滋。摘芳雲景晏，把手秋蟬悲。小縣情未愜，折腰君莫辭。吾觀聖人意，不久召京師。（本集卷一）

按：高三十五，據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云為高適。¹⁴《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高適傳〉云：

高適者，……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中華書局版 p-3328）

此詩之結構可分為三大段：「五十無產業」以下十句為第一段，寫高適尚未得官時落拓之狀。起首謂其五十尚無產業，卻心輕雄貴。可見其才高志大，不急於富貴。「屠酤」二句謂高適能交貧賤，雖屠酤亦可為群。「飲酒」四句，謂高適飲酒垂釣，狂歌詠詩；不知漢有高士，不識越有鴟夷（范蠡）；寄身在棲霞山，蓬頭突鬢，往來睢水之間。此寫其英雄落魄之狀。綜觀上述，高適狂放縱恣、耿介拔俗，慷慨有大志之狂士形象，可謂歷歷在目。

自「忽然辟命下」以下十句為第二段，勉其勿負眾望。首先敘其忽然釋褐為封丘尉，將應召入朝。「沐浴」四句，謂其雖接辟命，卻遲遲其行。雖知高適不急於赴任，然既為相府所重，又有函關之期，宜於早發，故勉其速行。「僂俛」以下，謂其昔日遊于梁宋，如今舊友尚在；邑中老友，皆已皤皤；朝中相候，也鬢髮如絲。這是勉高適遊於舊友、相候，勿辜負其意。

自「官舍柳林靜」以下八句為第三段，先是點染送別情景，然後以高適遲早升官，乃勉其屈就卑職。高適五十始露頭角，顯然是胸懷大志之人，此種人格型態，實非常人能理解。本詩對此卻有鮮明之鋪陳，頗能顯現其人格形象之高。再如〈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云：

識子十年何不遇？只愛歡遊兩京路。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長安春物舊相宜，小苑蒲萄花滿枝。柳色偏濃九華殿，鶯聲醉殺五陵兒。曳裾此日從何所？中貴由來盡相許。白夾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新詩樂府唱堪愁，御

¹⁴ 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117。

妓應傳鵲樓。西上難因長公主，終須一見曲陽侯。（本集卷二）

按：康洽，為西域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謂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於聲律。」戴叔倫有〈贈康老人洽〉、李端也有〈贈康洽〉詩贈之。據李端〈贈康洽〉云：「黃鬚康兄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臥又明朝，忽憶故鄉頭已白。聲名恆壓鮑參軍，班位不過揚執戟。邇來七十遂無機，空是咸陽一布衣。」（《全唐詩》卷284）可知康洽是一位來自酒泉地區之音樂家。

李頎此詩，先言相識十年，深知康洽有才不偶。續言康洽性情疏略，歡遊兩京，居常以吟詩頌賦為事。「長安」四句言京城春物之美，康洽宜居是地。「曳裾」四句，言康洽見重於朝官，受贈白夾春衫、烏皮隱几。往來皆是朝官幸臣，且深受期許。「新詩」二句，寫康洽此次所進樂府，必能感動人心，宮廷歌女，傳唱御苑。末尾用《漢書·韓安國傳》、《漢書·元后傳》等資料為典故，勸其利用關係，以干仕祿。康洽既是詩人、又是音樂家，朝中既有豐厚人脈，所以李頎勸他入京之際，多多利用五侯之關係，以便早日有所遇合。再如〈裴尹東谿別業〉云：

公才廊廟器，官亞河南守。別墅臨都門，驚湍激前後。舊交與群眾，十日一攜手。幅巾望寒山，長嘯對高柳。清歡信可尚，散吏亦何有。岸雪清城陰，水光遠林首。閒觀野人筏，或飲川上酒。幽雲澹徘徊，白鷺飛左右。庭竹垂臥內，村煙隔南阜。始知物外情，簪紱同芻狗。（本集卷一）

「裴尹」即河南府尹裴寬，據《舊唐書·裴寬傳》謂：「灌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略，以文詞進，騎射、彈棋、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為按察使，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剖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河南丞。」¹⁵「東谿」在洛陽城東。此詩酬贈對象德高位尊，故先以「廊廟器」稱頌之，再寫東谿別業之景致。唐時官吏十日一休沐，李頎便以裴寬休假、在東谿別業與親交歡聚、種種情景作為表現重心。其中「幅巾」四句，鋪寫其東谿遊憩之歡暢；「岸雪」二句，鋪寫別業所見之景；「閒觀」二句，寫其幽人雅賞；「幽雲」四句寫其物態之安閒。末尾以裴寬嚮往世外，視簪紱如芻狗作結。裴寬不以富貴縈心之人格形象，益為鮮明。

三、疑幻疑真

李頎好道，與道士往來自當十分頻繁。所撰交往詩中，也以致贈道士最為奇特。李頎以迷離恍惚之筆觸，敘寫道士，古人耶？今人耶？直令人難以判斷。如〈寄焦煉師〉云：

¹⁵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列傳第五十（北京：中華書局版）頁3129。

得道凡百歲，燒丹惟一身。悠悠孤峰頂，日見三花春。白鶴翠微裏，黃精幽澗濱。
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夢，朝雲如可親。何由睹顏色，揮手謝風塵。
(本集卷一)

所謂「煉師」，原指修行有成、德高思精之道士。唐人常用以稱呼女道士。王維、李白、王昌齡都有詩贈焦煉師，如：王維〈贈東嶽焦煉師〉云：「先生千歲餘，五嶽遍曾居。遙識齊侯鼎，新過王母廬。」(《全唐詩》卷127) 李白〈贈嵩山焦煉師序〉云：「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山十六峰，聞風有寄，灑翰遙贈。」(《全唐詩》卷1685) 王昌齡〈謁焦鍊師〉云：「中峰青苔壁，一點雲生時。豈意石堂裏，得逢焦鍊師。爐香淨琴(一作金)案，松影閒瑤墀。拜受長年藥，翩翩西海期。」(《全唐詩》卷142) 可見焦煉師在開元文士間夙負清望，廣受崇仰。

本詩寫焦煉師得道已百歲、惟以燒丹為事；幽居孤峰，不入風塵；日見三花之春，可謂別有境界。騎白鶴、浮翠微；餌黃精、居澗濱。此蓋世間之人，所難企及。而其道術玄深，難以相見。亟欲隨之輕舉，高蹈於俗世之外。全詩出以企羨語氣，而女道形象，十分突出。再如〈謁張果先生〉云：

先生谷神者，甲子焉能計？自說軒轅師，于今幾千歲。寓遊城郭裏，浪跡希夷際。應物雲無心，逢時舟不繫。餐霞斷火粒，野服兼荷製。白雪淨肌膚，青松養身世。韜精殊豹隱，鍊骨同蟬蛻。忽去不知誰，偶來寧有契。二儀齊壽考，六合隨休憩。彭聃猶嬰孩，松期且微細。嘗聞穆天子，更憶漢皇帝。親屈萬乘尊，將窮四海裔。車徒遍草木，錦帛招談說。八駿空往還，三山轉虧蔽。吾君感至德，玄老欣來詣。受籙金殿開，清齋玉堂閉。笙歌迎拜首，羽帳崇嚴衛。禁柳垂香鑪，宮花拂仙袂。祈年寶祚廣，致福蒼生惠。何必待龍髯，鼎成方取濟。(本集卷一)

據劉寶和之考證，此詩約作於玄宗開元二十三年。¹⁶張果之生平，劉肅《大唐新語·隱逸》、新舊《唐書》、鄭處晦《明皇雜錄》、孔平仲《續世說·棲逸》皆有記載。唐·劉肅《大唐新語》卷十〈隱逸〉云：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

¹⁶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一(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0年5月)頁35。

晤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賚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雲：『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並扶持弟子二人，拜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¹⁷

本詩起首四句，寫其壽命之長，自謂軒轅之師，至今已歷數千歲；此實荒唐之論，乃明言係張果自說。「寓遊」四句，謂張果寓遊城郭，不拘形跡；應物無心，隨遇而安。「餐霞」四句，謂張果餐霞斷火、荷衣野服，以白雪淨膚，以松子養身，蓋為神仙者流；居常則韜光養晦，修煉俗骨，去來無蹤，如同尸解。「二儀」以下，夸言張果之壽命等同兩儀，天地四方，任意遨遊。彭祖、老聃、赤松子、安期生，都難與比壽。「常聞」四句，引周穆王、漢武帝之雅好神仙，以萬乘之尊，遍尋四海之裔，以襯托唐玄宗之禮遇張果。「車徒」四句，虛寫玄宗敕奉錦帛、幾度馳驛以迎，皆未能如願。「吾君」四句，敘張果為天子之誠所感，乃親自來詣。玄宗依法齋戒，受道籙於金殿。「笙歌」四句，實寫天子接待之隆。笙歌禮拜、軍仗守衛，此蓋慎重其事；宮中垂以金爐、張掛仙袂，寫張煌之盛。「祈年」四句，暗諭天子，如能祈年延祚、致福蒼生，即為上吉；何必如黃帝之鑄鼎荆山、龍垂胡髯，方為濟事？

張果為仙人，故李頎詠以神仙之事蹟。對張果形跡之神奇，雖有著墨，然而全詩主旨，要在暗諭玄宗：祈年延祚，致福蒼生，方為正辦；羽化登仙，恐難如願。再如〈送王屋道士還山〉云：

嵩陽道士餐柏實，居處三花對石室。心窮伏火陽精丹，口誦淮王萬畢術。自言神訣不可求，我師聞之玄圃遊。出入彤庭佩金印，承恩赫赫如王侯。雙峰樹下曾受業，應傳肘後長生法。吾聞仙地多後身，安知不是具茨人？玉膏清泠瀑泉水，白雲谿中日方比。後今不見數十年，鬢髮顏容只如是。先生捨我欲何歸，竹杖黃裳登翠微。當有巖前白蝙蝠，迎君日暮雙來飛。

按：「嵩陽」四句，言此道士非常人，其所作為，皆神仙之事。如「餐柏實」、「處三花」、「對石室」皆就仙事敷衍。所餌金丹，則為「伏火陽精丹」；所誦經卷，則為「淮南王鴻

¹⁷ 唐·劉肅《大唐新語》卷一（台北：仁愛書局，1985年10月）頁157。

寶萬畢」。自言道術淵源有自，非由人間，乃其師遨遊崑崙，自玄圃所得。「出入」二句，寫王屋道士深受恩寵，出入彤庭，威勢顯赫，一如王侯。「雙峰」，指太室、少室二山。樹下受業，用《神仙傳》故實；肘後長生，則指葛洪所撰《肘後方》所載仙法。「吾聞」二句，謂仙地多死後託生者，安知王屋道士不是《莊子·徐無鬼》中、來自具茨山的神人？王屋道士道行如此之深，亦唯「玉膏瀑泉水」、「白雲谿中日」可以方比。「從今」二句，推想王屋道士數十年後，鬢髮容顏，必將仍如今日之不變。「先生」四句，頌其還山，即將登仙。當其竹杖黃裳、飛昇翠微，當有白蝠雙飛，前來迎迓。此詩之王屋道士，絕非平凡道士，全詩寫得迷離惝恍、疑幻疑真。

四、遠外寄意

李頎善敘別，不僅改變詩體，還創新作法，篇法十分新奇。如其送行敘別之作，往往閒處落筆，遠外寄意，其所寄贈者，人格形象，言外得之。如其〈送郝判官〉云：

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遍。鴻雁向南時，君乘使者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
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見。江連清漢東逶迤，遙望荆雲相蔽虧。應問襄陽舊風俗，
為余騎馬習家池。（本集卷二）

詩中郝判官，生平仕履不詳。依唐代制度，天下兵馬元帥、觀察使、團練使、房御使、節度使，亦皆有判官。《舊唐書·職官志三·節度使》：「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隨軍四人。」本詩可以分為三段，起首四句為第一段，點出送別時間已是深秋，地點在鄂州夏口。「楓林」以下四句為第二段，分夜行與日間，想像郝判官所歷山縣直至蔡州之情景，此當為李頎心隨神往之句，其離情之深由此可知。「江連」以下四句，由五言改為七言句。先寫路途遙遠，遙望難見，唯有千里神馳而已；末以郝居官風流，必如山簡（季倫）之騎馬習家池（襄陽侯習郁家之園池），日暮盡醉，倒馬而歸作結。此詩寫郝判官之形象，全在末句。郝判官為一武官，李頎卻以晉朝山簡相比附，則其風流倜儻亦可知也。再如〈送劉方平〉云：

綺紈遊上國，多作少年行。二十二詞賦，惟君著美名。童顏且白皙，佩德如璠瓊。
荀氏風流盛，胡家公子清。有才不偶誰之過？肯即藏鋒事高臥？洛陽草色猶自春，
遊子東歸喜拜親。漳水橋頭值鳴雁，朝歌縣北少行人。別離斗酒心相許，落日青
郊半微雨。請君騎馬望四陵，為我殷勤弔魏武。（本集卷二）

劉方平是名門之後，亦為隱者。起首「綺紈」二句，謂劉方平之家世貴顯，少年時期，即有機會入京遨遊。「二十」二句，寫其文才之美。「童顏」四句，寫劉方平之姿顏美白，品格亦高。蓋方平家族，多為能人，一如荀淑（東漢人）之家有八子，皆為知名，故以

「荀氏風流盛」喻之。晉朝良吏胡威之家族以忠清見稱；而方平家似之，故又以「胡家公子清」之譽。「有才」二句，為方平叫屈，有才不用，雖非已過。然而，豈可就此藏鋒高蹈、隱居東山？言下有期待方平出仕之意。「洛陽」以下轉入送別。其中洛陽，為離別之地；拜親，為作別之由。「漳水」句呼應洛陽；「別離」句，寫其寥落淒清。結尾二句，請方平至鄴城後，莫忘憑弔魏武帝。漳水、西陵都在鄴縣境，可知劉方平此行，是由洛陽赴鄴縣。魏武帝曹操，廣邀天下豪傑入幕，卒能一統天下。若生逢其時，豈能無合？李頎感嘆方平不遇，亦以自傷。而劉方平之人格形態，也不難從中得知。再如〈寄萬齊融〉云：

名高不擇仕，委世隨虛舟。小邑常歎屈，故鄉行可遊。青楓半村戶，香稻盈田疇。
為政日清淨，何人同海鷗？搖巾北林夕，把菊東山秋。對酒池雲滿，向家湖水流。
岸陰止鳴鶴，山色映潛虯。靡靡俗中理，蕭蕭川上幽。昔年至吳郡，常隱臨江樓。
我有一書札，因之芳杜洲。（本集卷一）

按：萬齊融，越州人，開元間曾任涇陽令、崑山令。本詩起首「名高」四句，謂其雖享高名，卻不擇仕祿；委身世間，若不繫之舟。蓋屈身小邑，他人或將嘆屈，而齊融則樂於如此，蓋齊融為官之地，即其故鄉。「青楓」二句，寫其鄉邑，青楓繁茂、香稻盈疇，此暗示齊融善於為政，方有此富足景象。「為政」二句，補述齊融施政清靜，萬物得所，此種政績，何人能及？「搖巾」以下六句，設想齊融：搖巾北林、把菊東山，對酒池雲，盡享鳥鳴、山色之情趣。「靡靡」二句，歸結齊融因俗俯仰、不違世情，故雖居官，而能有此雅事。「昔年」四句，謂昔年遊於吳郡，亦嘗隱於臨江之樓；因以此詩札，馳赴齊融。詩至結尾，點出寄意。全詩寫出萬齊融瀟灑恬淡、為政清簡之形象，盛稱其山水之趣，實為莫大恭維與忻羨。再如〈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蘇少府〉云：

東風香草路，南客心容與。白晳吳王孫，青蛾柳家女。都門數騎出，河口片帆舉。
夜簟眠橘洲，春衫傍楓嶼。山陰政簡甚從容，到罷惟求物外蹤。落日花邊剡溪水，
晴煙竹裏會稽峰。才子風流蘇伯玉，同官曉暮應相逐。加餐共愛鱸魚肥，醒酒仍
憐甘蔗熟。知君練思本清新，季子如今得為鄰。他日知尋始寧墅，題詩早晚寄西
人。（本集卷二）

姚丞，為山陰縣丞；蘇少府，山陰縣尉。本詩四句一段，結構明晰。前八句為五言句，後十二句為七言句。篇法變化有致，與〈送郝判官〉之作法類似。第一段寫姚丞赴山陰，時為春日，野草爭芳，又攜妓赴任，十分愉悅。「都門」四句為第二段，敘姚丞行經之地，由汴水南下，沿途皆是水路。所以有「眠橘洲」、「傍楓嶼」之句形容之。「山陰」以下四句為第三段，期待姚丞無為而治，如此才能遨遊會稽山、賞玩剡溪水。「才子」以下以晉

人蘇伯玉形容蘇少府，謂姚丞與少府，應與蘇少府朝夕共事，同餐會飲，愜意可知。「知君」四句為第五段，為姚丞練思清麗，故能與季子（蘇秦字，用以代稱蘇少府）同鄰，而且相得益彰。寄望閒時遨遊，如有佳作，應即時見示。此詩妙在以古人之風流餘韻比附姚丞。

五、情景相倚

正如一般酬贈詩，李頎敘別言情，仍藉情景以達。近體之作，由於篇幅狹窄，不容縱橫馳騁，於是情景相倚成為李頎交往詩重要表現手法。在這些作品中，人物描述雖非重點，然受贈者之人格形象，仍不難得之。例如〈寄鏡湖朱處士〉云：

澄霽晚流闊，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峰見，淡淡平湖春。
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為可樂？夢裏東山人。
（本集卷三）

本詩為五律，其酬寄對象為隱居鏡湖之處士。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交界。首聯寫鏡湖晚景；頷聯正承晚景，「鱗鱗」句應「澄霽」句；「淡淡」句應「微風」句，分寫鏡湖之幽靜淡遠。頸聯，寫朱處士手把芳草、心親白雲，皆隱者雅事。末聯，問何時可樂？其實無時不可樂。夢中常憶處士，可知朱處士應為李頎之摯友。全詩以淡雅之筆觸寫處士隱居之境，再寫隱居之人，其人格之清雅，不難得知。再如〈送人尉閩中〉云：

可歎芳菲日，分為萬里情。閩門折垂柳，御苑聽殘鶯。
海戍通閩邑，江航過楚城。客心君莫問，春草是王程。
（本集卷三）

按：此亦五律，純就離情為言。首聯嘆起，謂良辰美景、理應同遊，卻須作別，因生慨嘆。頷聯承首句，寫別時景致。由閩門、御院句觀之，送別之地應在都城。頸聯呼應次句，為行人設想，寫前往閩中，海戍江行，路途遙遠。結聯照應別時，春草又生；若非王程，何須遠役？所謂客心莫問，蓋可想而知也。又如〈送人歸沔南〉云：

梅花今正發，失路復何如？舊國雲山在，新年風景餘。
春饒漢陽夢，日寄武陵書。可即明時老，臨川莫羨魚。
（本集卷三）

按：沔水，即漢水。沔南，指今湖北鐘祥、安陸一帶。本詩作於歲末年初、乃送友人落第還鄉。起聯，寫離別時間及緣由。次聯，寫故山猶在，新年風景不殊。三聯期待其友

在故鄉，莫忘來書。末聯，勸其雖處明時，不必再求仕進，可以終老故鄉。此詩送友回鄉，雖感惆悵，卻勸他勿再求仕，可謂勘破世情。叮嚀告語間，可見彼此性情相近、友誼深厚。再如〈送顧朝陽還吳〉云：

寂寞俱不偶，裹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臥包山春。
舊國指飛鳥，滄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花新。
(本集卷三)

本詩起聯謂彼此皆寂寞不偶，裹糧入秦，空無所獲。頷聯謂顧朝陽已看盡官場，因此歸臥包山（吳縣山名，一說即太湖中之包山）。頸聯於寫景中涵藏悲情，蓋由朝陽之不偶而生。尾聯點出別情及時令。不得志之人相送，愁怨更深。朝陽乃仕宦不得志、飽嘗人冷暖而毅然返鄉歸隱，由其「宦途已可識」可知。本詩雖以抒情為主，顧朝陽人格有為有守，亦可見及。再如〈寄韓鵬〉云：

為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本集卷三）

按：此為七絕之作。全詩以首句為綱。次句朝看飛鳥、暮看飛鳥，落實「心閒物自閒」之意。三句寄書，四句羨山，實有深意存焉。人閒物閒，施政清平可知；政既清平，山亦蒙惠，姑射山中，自有閒逸之士往來也。劉寶和云：「此詩從閒處落筆，不著痕跡。而韓鵬為政之善，自躍然紙面。在李頎七絕中，自屬壓卷之作，即置之唐賢名作中，亦錚錚有聲者。」¹⁸所言甚是。

肆、李頎交往詩之史料價值

李頎善用五、七言古詩之形式，從容敘寫人物氣度、任事之能、功績之高，不但可以賞鑑人格之美，部分詩篇，所鋪陳事實，頗有助於開元人物之察考。茲例舉十一首李頎交往詩所涉人物與史實，說明這些詩篇具有史料價值：

1. 〈東京寄萬楚〉

萬楚，為玄宗開元時文士，生平不詳。《全唐詩》卷一四五收錄萬楚詩作八首。《國秀集》卷下選錄其詩二首¹⁹，可知在玄宗開元初，頗具聲名。但《國秀集》並未詳載萬

¹⁸ 詳見劉寶和《李頎詩評注》卷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頁321。

¹⁹ 《國秀集》收萬楚詩〈題江潮莊壁〉、〈茱萸女〉二首。詳見唐·芮挺章編《國秀集》卷下（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頁287。

楚生平，《唐詩紀事》卷二十亦僅載少許資料，僅知萬楚為「登開元進士第」²⁰。李頎在詩中謂「在昔同門友，如今出處非」，可知彼此交誼，非比尋常。全詩既讚美隱逸情趣，復勸其速求進取，成為考察萬楚生活行實之重要資料。

2. 〈寄萬齊融〉

萬齊融，越州人，開元間曾任涇陽令、崑山令。《國秀集》卷下選錄其詩二首²¹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二引梁肅〈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碑銘〉云：

師與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褚諫議庭誨、涇陽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

22

又引李華〈為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碑銘〉云：

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潤州刺史徐嶠、故涇陽令萬齊融，道流人望，莫盛於此。

計有功《唐詩紀事》覆按云：

以此二銘觀之，齊融蓋開元以來江南樂道之士也。〈于休烈傳〉云：『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²³

可知萬齊融在詩文方面，又與賀朝、包融齊名，在東南之地，頗有名望。由於萬齊融資料甚少，李頎〈寄萬齊融〉中寫出萬齊融瀟灑恬淡、為政清簡之形象，盛稱其山水之趣，實為莫大恭維，也成為考察萬齊融生平之重要根據。

3. 〈贈張旭〉

張旭以書法知名於世，號為「張癡」。李肇《國史補》卷上、《舊唐書·文苑傳·賀知章傳》都載有張旭資料。此外如杜甫〈飲中八仙歌〉對張旭善草書、好飲酒之狂態，也有傳神描述。然皆不如李頎。因為不論杜甫、李肇、劉昫，其生活年代都比張旭晚，對張旭事蹟之記錄，均屬事後傳述。至於李頎則不然，非但與張旭為並世，且素有往來、相知甚深。所以〈贈張旭〉一詩，堪稱考察張旭之極佳資料。

4. 〈送綦毋三謁房給事〉

²⁰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8月）上冊，頁530。

²¹ 《國秀集》收萬齊融詩〈贈別江〉、〈送陳七環廣陵〉二首。題為「崑山令萬齊融」。詳見唐·芮挺章編《國秀集》卷下（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頁257。

²²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二（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8月）上冊，頁589。

²³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二。〈于休烈傳〉載《新唐書》卷一〇四。

綦毋潛，行三，字孝通，南康人。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有少數資料。略謂：「開元十四年進士及第，由宜壽尉入集賢院待制，其後遷右拾遺，終著作郎。」²⁴李頎與開元初期詩壇名家，往來頻繁。王維、盧象、王昌齡、陶翰、李頎，都有詩贈綦毋潛。綦毋潛之傳世詩作僅一卷，可知遺佚甚多，生平亦不詳。李頎之贈詩凡七首，對於綦毋潛生平之考察，極有助益。

5.〈送劉四〉

劉四，據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云：「即劉晏」。²⁵《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七十四云：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²⁶

其後劉晏歷任京兆尹、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楊炎所害，死於非命。²⁷就本詩內容來觀察，應為劉晏早期任縣尉之際。前六句與使傳相合，至於詩中述及劉晏「爾來屢遷易，三度尉洛陽」，則為《新唐書》本傳所未載，可補史傳之不足。

6.〈臨別送張諲入蜀〉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云：「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工丹青，與王維、李頎等為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²⁸李頎贈張諲之作，除本詩之外，尚有七古〈同張員外諲酬答之作〉一首。據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張諲，謂：「天寶中，謝官，歸故鄉偃仰，不復親人間矣。」²⁹七古一首，應作於天寶間、張諲退隱嵩山之時。

並世詩人中，尚有劉希夷〈夜集張諲所居〉一首；王維〈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見贈聊獲酬之〉、〈送張五歸山詩〉兩詩；皇甫冉亦有〈答張諲劉方平兼呈賀蘭廣〉、〈與張諲宿劉八城東莊〉、〈夜集張諲所居（得飄字）〉三詩贈張諲。張諲開元間仍在官場，李頎贈詩應作於此時。對於張諲生活之考察應有一定助益。

7.〈別梁鎰〉

梁鎰之生平不詳，《全唐詩》有小傳，謂：「梁鎰，官執戟，天寶中人。」其餘資料全無。《全唐詩》卷202，收梁鎰詩15首。《全唐詩》卷201收錄岑參〈題梁鎰城中高居〉

²⁴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8月）上冊，頁512。

²⁵ 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116。

²⁶ 《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七十四（北京，中華書局版），頁4793。

²⁷ 《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七十四（北京，中華書局版），頁4793。

²⁸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8月）上冊，頁518引。

²⁹ 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5月）第一冊，頁360。

詩、《全唐詩》卷237也收錄錢起〈秋夕與梁鎰文宴〉然篇幅皆短。李頎以七古長篇，描寫梁鎰，可以說是探索梁鎰之重要文獻。

8. 〈送劉方平〉

劉方平，生平資料不多。《元和姓纂》卷五「諸郡劉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新唐書·藝文志》有少量資料。僅知其高祖劉政會，為唐初功臣，封為邢國公。曾祖劉玄意，汝州刺史。祖劉奇，天官侍郎。父劉微，吳郡太守，江南採訪使。可知劉方平家族顯赫，為前途大好之世家子弟。再由《新唐書·藝文志》四：「劉方平詩一卷、河南人，與元魯山善，不仕。」³⁰可知劉方平雖有良好家世，卻未做官，本詩成為考察劉方平之重要資料。

9. 〈送顧朝陽還吳〉

顧朝陽，據《唐詩紀事》卷二十四顧朝陽條載：「朝陽，開元間詩人。」³¹年里籍貫、生平行事均不詳，詩題謂「還吳」，則顧朝陽或係吳人。在無其他資料情況下，本詩成為考察顧朝陽之重要文獻。

10. 〈送魏萬之京〉

據《全唐詩小傳》：「魏萬，嘗居王屋山，後名顯，上元初登第，初遇李白於廣陵，白曰：『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因盡出其文，命集之，其還王屋山也，白為之序，稱其愛文好古。今存詩一首。」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二，載錄魏萬詩一首，及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序〉³²。

按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序〉云：「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里不遇。乘興遊臺、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其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除李白之外，劉長卿也有贈詩兩首。由於魏萬之資料太少，因此，李頎此詩成為考察魏萬之重要文獻。

11. 〈送皇甫曾遊襄陽山水兼謁韋太守〉

皇甫曾為天寶間詩人，《唐詩紀事》卷二十七：「曾字孝常，為殿中侍御史。天寶中，兄弟踵登進士第，名相上下，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³³《新唐書·藝文志四》載：「皇甫冉詩集三卷，字茂政，潤州丹陽人。……與弟曾齊名。曾字孝常，歷侍御史、坐事貶徙舒州司馬、陽翟令。」³⁴由於皇甫曾之資料並不多，因此李頎贈詩，成為寶貴資料。

陸、結語

³⁰ 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四（北京：中華書局）頁1605。

³¹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四（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8月）上冊，頁647。

³² 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二十二，（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版）上冊，頁580。

³³ 參見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8月）上冊，頁741。

³⁴ 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四（北京：中華書局版）頁1610。

通過本文考察，李頎之交往詩，以酬贈狂狷之士，最為突出。這些人物，大都生活在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透過李頎巧筆傳述，形神畢現、活躍眼前。其詩友事蹟豐富、生涯曲折者，李頎更是詳為鋪敘、不避瑣碎，人格形象更為凸顯。李頎敘寫當時之高道，出以迷離惆恍之筆，難辨今古，尤令人嘆為觀止。

李頎善敘別，不僅改變詩體，篇法新奇。送行敘別之間，往往閒處落筆，遠外寄意，而詩友之人格形象，仍可言外得之。李頎近體之作，人物描述或非重點，容或篇幅狹載窄，不容馳騁，但因李頎妙筆傳述。其人格形象，仍然鮮明。通過李頎之交往詩，吾人不但可以賞鑑盛唐人物之美，部分詩篇鋪陳之事蹟，更有助於文學史家對於開元、天寶人物之察考，從而使這些詩篇，擁有一定之史料價值。